



容膝居雜錄卷二

崑山葛

芝龍仙著



同人也而曰類族辨物惟不同乃所以同之也如男女不
共井不共瀆浴不通衣裳不同梳架蓋不同而家始齊也
睽也而曰同而異惟同是以致睽也晏子曰如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如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也同非同因異而
得同睽非睽因同而得睽聖人燭事之明如此然此即衰
世之象故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若在上世則所謂耳其味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
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何事有此紛紛

聖人鄉原泛形迹求之間不容髮所異者必術之微耳心
至幽而難知仍從其所為而察之大抵從一身起見者鄉
原之徒也不從一身起見者聖人之徒也此等惟孔孟能
辨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清者知其和也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和者知其清也或去或奴或死總之一仁也或
清或和或任總之一聖也鄉原德之賊子莫執中猶執一
也匡章不孝可諒也陳仲子蚯蚓可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在今日觀之似未盡然之遲之又久未
有毫無所動者何則良心終不死耳要之小信未備是以
弗享譬之火力不猛則頑鐵消之不盡吾輩但當自咎感

之不力勿責人報之未至也

諸山上人手疏乞食朱門大屋有所施予則稱道弗置葦
簾繩榻之下斗粟尺布若無有也余告之曰昔有貧女二
錢施佛主僧親為懺悔後入王宮為妃携數千金入寺主
僧令後代為回向而已或問之曰昔者二錢難得且其意
甚誠非老僧自為回向不可今則千金易得誠亦減半令
人代懺足矣蓋彼以千錢為半二錢為滿也噫今之上人
知此者鮮矣

郢人作書寄燕令人代書適夜困倦呼舉燭其人即書二
字于上書至燕國燕人解之曰燭者明也舉燭是舉賢治

國也從之一國大治西域有女人聞四果之名不解向人
便問一老僧戲曰吾能解此須飯吾耳女人精誠具辦飯
訖便教女人曰瞑目靜坐吾徐與說僧因遁去女人靜坐
久之忽然大悟乃知心苟誠懇則何求不得否則漫爾寄
托雖釋迦孔子諄々而論亦何益耶
日間常自惺々此操其心耳向夜偃息因緣入夢檢點所
不及此是從心境界于中最可自驗

人到死時自貴至賤無不萬緣俱斷臨期萬緣俱斷則知
平日萬境俱假知得萬境俱假則必有一真獨存然非昭
昭靈々之謂也昭々靈々是名業識為鹿為蛟為鼠肝為

蟲臂皆憑此為前導須知惟死生不到處乃為吾本命元
辰耳

謝上蔡云聖人傷生之事不敢為臨死却不怕夫傷生之
事非一人被此盡惑神志則不獨喪失此身并致喪失此
心者衆矣雖百千萬年流浪不返不亦哀乎至于死生一
理達人素知時到則行夫何足懼况其人衆緣不侵則必
平日血氣常清心神素定即未能有出入圓觀之樂亦何
至畏首畏尾亂其靈臺耶

今猶昨也明猶今也同此日月同此服食既無今昔之殊
寧有久暫之異而人必以長生久視為樂不亦惑乎釋迦

神力雖至，念存可也。而乃雙樹示滅，亦明區、浮漚之不足慮耳。

僮僕之于主，本非父子之親。徒有衣食之望，若寒素之家，所給至微耳。平居賴其奔走，疾病責其扶持，報亦不薄。倘鞭撻太過，督責非理，不獨于心不安，恐亦于福有損。陶淵明云：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每念斯語，為之惻然。

世衰道微，朋友一倫尤甚。憶數年前，王周臣兄弟語我嘉定唐叔達先生先相國之門人先太師史之友也。一日過吾家，愚兄弟迎之于門。先生已至廳事南向坐矣。愚兄弟設紆纒趨拜之，不為起。拜畢，摩愚兄弟首曰：汝父遠宦京師，好

自讀書，愚兄弟侍立唯諾。先生乃徐步而起，噫：若在今日，不為怪鳥之逐，將致唾面之辱矣。周臣兄弟皆少于余，去此不過四十餘年，已若談羲黃間事。暇日書之，不覺慨然耳。

已過之事不足思，現在之事刻之如雲行電拂，亦不服思也。惟未來事或須較計，然時至事起，輒不如平日所預料。思之何益？昔林英七十致仕，如四五十歲人，問何以致此，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吃，亦不憂。語雖淺，非明理者不能。

昔人有齋居十二樂，所謂讀書臨池靜坐清談酌酒灌花。

聽琴、焚香、烹茶、觀山、對奕也。余不解書法，無臨池癖。道
友凋落，殆盡存一二人。遠在二、三里外，不時至。素不知琴
客，亦無能琴者。家貧不能算，宿糧平生。謝手談，家不設棊
局。是種者，已十少，其六七矣。惟焚香、讀書、啜茶、靜坐、時
入希夷之境，為樂耳。蓋彼存高士之逸致，吾同道人之壁
觀也。

有樂非樂也，有待之樂非樂也。莊子曰：至樂無樂，無樂之
樂非真樂也。也有待，則有時，待之而不得，待之不得，則不樂。
非真樂也。必也無待乎？無待者，置之倉皇，急遽之中，極之
顛沛流離之地，于焉調心于焉。心調矣，心調則安，注而不

自得也哉。

吳學士之賦詩送吳季子出關也曰：山非山，兮水非水。生
非生，兮死非死。其地之不可居，可知也。吾族妹為季子婦，
毅然登車，今聞已生子，立產業矣。是知心力堅猛，則無注
不可，由此推之，忠臣殺身以殉其君，烈婦殺身以殉其夫，
死非佳境，奮身從之，猶此志也。昔人謫宦南中，後歸，蘓子
瞻注慰之，問其侍姬南中風土，應不好。對曰：此心安處，便
是吾鄉耳。噫，人能知心安之義者，文王可以入美里，孔子
可以圍陳，蔡也。

老子曰：死而不止者壽。則道祖之言，亦未嘗以長生久視

為首也。蓋聖人思慮不生，嗜欲不起，神凝志定，全體虛白。則恬愉日充，外患不干，綿綿穆穆，自可至於永久。是非以為壽而壽，自此久而人乃以為斯致壽之術也。譬之採于山者，期在得薪，有鹿過其前，培而獲之，而聞者遂謂採薪所以致鹿也。

四十二章經，佛最初入中國之書也。其言曰：斷欲去愛，識自心源，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何其簡易平直。夫斷欲去愛，忘物也；識自心源，明真也；內無所得，恐其存有得心也；外無所求，恐其存有求法也；既無所得，又無所求，則一道平等，何佛之可成，何衆生之可度，彼有

得有求者，釋氏所斥為外道之徒也。

人能自知蘊結未亡，則去疾莫如盡。若根株少留，春至萌芽必長矣。然須如去小兒之齒，數搖之則不傷，否則除疾或至致疾，未可知也。此中自有善巧方便，疾徐身徐，苦殊殆，未易言。

荆溪相江陰黃公介子之弟子也。荆溪以高第里居，頗恣縱公間之弗善也。後荆溪以事過江陰，候公于林下，公堅臥弗動。荆溪長跪請過，公遽起，批其頰曰：汝初致身，遂為患里中乎？噫，公之嚴氣正性，斯時已見矣。其事乃嘉定上谷元弟所述。

梁溪東林書院始于龜山楊先生後高景逸顧涇湯而先
先生講學其中遂有東林之號然虞山錢宗伯每記其事
輒云繆仲醇以布衣為之長兄推微索隱此宗伯之古風
也江此一縉紳往候之值侍御他出遂留宿其家半夜聞
叩門聲厲甚廝養皆驚起窺之見火光中一人督責童子
以其應門稍遲也童子皆伏地叩首謝此紳謂侍御且歸
矣明早請見且告之故對曰此乃常熟繆相公耳噫侍御
之所以待君子之徑情直行予侍御不相得益彰耶今無
其事矣

已置身士君子之林平日亦深以澡身浴德為事然舉念
易非動足成過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彼滴者既不
求良友為切磋引詩書為鑒戒神智日昏正志不立而望
其動必循理事必協吉豈可得所以此思恕之過半矣故
曰能見己過者必不責人非彼輕于責人者必未嘗返躬
自求也

初寒氣甚淒肅披衣靜坐覺戶外月光皎然因起便旋隨
啟窗視之人聲四絕哀蛩在牖景難初唱近出林樾微月
淡照人懷抱思楊柳岸曉風殘月之句風致依然覺此
時煩思雜慮從何入來

多欲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然則人欲免辱其惟無欲乎。神龍見醢斯可知也。

孔子三戒好色好鬪好得。王少湖云禽獸所知惟此三者耳。人不知戒與禽獸無別思之寧不凜然。

漢時取吏必曰廉平。能平必不苛矣。今世則曰廉能以矯矯之性而濟以察之術。民其堪此乎。

澈體靈骨彼獨以能思能慮為心者。正是塵緣耳。

僕僮之為鼠雀妻子之為風雨田園之不免侵漁錢帛之不免眩筮皆人世所常有之事。遽然相遭。但當以固然視之。立昔楊慈湖先生之父苦人盜其園蔬呼園丁問以免

之。術園丁曰。拚一分與盜者始免耳。吾師乎。吾師乎。此灌園者漢陰丈人乎。

境未嘗責人之想。人自思前慮後以擾于胸中耳。乃知境不能害心。人自攬境入心以自害。

陳仲醇曰。易之諸爻一定而不可易者數也。觀其占之吉凶而時消長之理也。善易者求易之理于我而不求數于易。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道也。此深得聖人作易之意。不然聖人何以設卜筮。又何以云。趨吉避凶哉。

辱于貴辱于賤等辱耳。無別也。今之失志者不勝人之見。

欺輒思游貴人有司之間以泄其不平不知能上交不諂
乎能毋結冰炭于中乎細彼勝此何紛々也余三十年未
敢一入公門有相加者輒以難助委之人以為怪余笑曰
彼見貧賤而凌之耳彼自凌貧賤于吾何損哉
陸珍海錯笙歌沸然之時忽然酒闌人散反手獨立真不
勝聚散無常之感人生一世間亦猶此耳

荀頴川釋仁者壽曰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
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駢集馮元
成愛之書于座右或問馮何謂不傷性曰無欲無慕何謂
不傷物曰無怒無猜何謂不違天曰富貴貧賤無所擇何
謂不違人曰才學伎倆無所逞註語更覺詳切余嘗謂人
自可以不死大都造端于此

張福異人也事載兩航雜錄中萬鹿園從而問道曰孰能
棄三公而薦天下賢者以澤蒼生孰能棄萬金而施貧者
以脫人于死孰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與虛白為對無此
三者請勿語道余謂事雖有三本之一欲人苟無欲三者
何難但言之非難行之為難耳蟻穴之潰必至滔天可不
畏哉

宋東京一道人能知未來事或問其何術曰無心耳問無
心可學乎曰欲學無心便有心矣語甚微至余謂有心起

于有欲嗜欲盡時心自不起或問人何能無欲對曰心本無欲者非心

心經前言五蘊皆空後又無所不空中間獨以空與五蘊對待言之者正以明空之實理也蓋以妄無自性起必依真譬之州木無根從何發葉然起即依真中無妄正如狂華忽起皆因病日使然華寔非有故不必滅盡之後始知其空即今熾然繁興已是當體全空本無寔相也但此空者非斷滅之空苟得善巧方便即此五蘊猶賊皆吾前第後勁百千妙用俱從此出然聖人獨言真空不言妙有者譬之寶鏡被蝕急須磨治一旦垢盡明現則鬚眉畢張

胡漢悉現照者一自自知何俟他人曲為指示故但言空而不空者將自明也

不獨曩年竹馬之侶敢集之士已風流雲散即牆東所比黃冠白足之流亦漠然幾無所存矣因憶文潞公云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游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少無可論舊事者范忠宣公云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雀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味之公之言所謂既念逝者行者自痛也每臨風誦之未嘗不繞戶太息

管幼安渡海遇風舟幾覆幼安曰吾嘗三晨晏起一朝科

容隱居錄 卷二 十一
頭過必在是也郭林宗問仇季智曰子有過乎對曰吾嘗
飯牛之不良一搏牛耳余謂此附會之詞非之子之言也
嵇叔夜經旬不梳頭表安晝臥雪中亦高士常態耳海神
有知豈以為過君子之過而幾覆其舟耶牛不良而搏之
適當牛之罪何過為故以為附會之詞也人間第五倫公
亦有私乎對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病雖
不省視而竟夕不眠烏得無私此真返躬自省之語也
昔人行役至子午谷見二叟策杖行歌意甚適揖而問其
故一叟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秫為酒可留親友臨野
水看閒雲世事百不聞一叟曰養魚藝蔬教子讀書不見

催租吏不識縣官問噫二叟真太古之民哉雖然彼亦遇
太平之時耳若在亂世里有犬吠之奸門有虬鬚之吏亦
安能獨享此樂乎

曾慥舍瑟而對與孔子之相師冕意旨彷彿然曰暮春則
猶有待也孔子則當下即是不暇別求

范公景仁曰吾二十年胸中未嘗起思慮何以能至此
其來有自矣自慚學道三十年而未臻此境子公何能為
後

廬山東西二林間有雁門市或云遠公雁門人老而懷其
故鄉故作市以彷彿之猶之漢作新豐也余謂此必非遠

公事或學者以意逆志聊以娛適之耳若遠公果自以為
雁門人而復懷之正是却望并州作故鄉也

陸務觀入蜀記載五祖演禪師初住山獨處孑然凡二年
始有一道士來同居又三年有僧寶良來參叩其後門人
之盛徧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衆耳古人道風高曠如此
今之學徒則曰某山聚衆幾千某寺皆參數百而不知天
都依權附勢參數任術之所致也不能致察而惟是之輻
輳達摩一宗幾于掃地矣

歐陽公有論琴帖大約謂夷陵令時得一琴頗不佳然青
山綠水意甚適也後為舍人學士先後得二琴益佳勝

然擾之無清思何由自樂公見高人一等矣他人處此而
在遷謫之地後入清華之選憂樂正反耳雖然以無累之
神合有道之器則夷陵此永叔即此琴也舍人學士此永
叔即此琴也憂樂何殊去取安在公論則美矣予道則有
間也

人嘗彌留之際無所愛則無所惡無所愧則無所畏其大
較也但四大分散之時豈能免惛楚迫切之態欲免之其
在平日凝神定慮乎能凝神定慮則照體獨立出入自由
矣每見吾友生平非無所見其沒也卒未有卓然自立者
則以末後一着致功未深也

程子曰以春為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必有春死生者與是類也是明言生死為一貫朱子師程者乃謂人死則氣散同昔人神滅之論何也

靜則驗其無朋反之擾動則驗其無造次之違斯則智力俱全行止惟時矣

如以日光還照日體雖非了義然懂工日久不得不假此作對治之法

明道云學者今日無可添只可減之得盡便無事湯明曰聖人只有減擔法無增擔法佛氏亦云磨之磨鏡垢盡明現理惟一豉何必儒釋強立異同

神秀曰時之勤拂拭六祖曰常自見已過且道二語是同是異如云同何以神秀之偈尚未見性如言異則異在何處有目者試別之

靜時工夫當在動時用動時工夫當在靜時用動時不得力必是靜時不得力靜時不得力必是動時不得力到得動靜兩忘亦無得力不得力斯廢幾矣

言垢言靜淨言暗言明皆功勳邊語也若果能悟入此心則不動纖毫無不具足何垢何淨何暗何明之有

黃檗運禪師曰凡夫取境道人取心之境雙亡乃是真法又曰忘境易忘心難此則非至到之語也心本無心因境

有境既不立心復何存譬之人行鑊湯爐炭中而能不見
鑊湯爐炭又何心之不忘耶

槩庵志禪師舊給諫熊魚山也師在孤公舊明經沈公紱
也素結方外之契金隱君孝章陳孝廉確庵葉處士岳心
不媿南邨之友乙卯陽月三旬之中相繼化去如疾風之
吹殘葉紛而下可不懼乎人何能以生于斯世也

國變後余思為方外之游事雖未果亦免二業不受人禮
拜不受人信施也但不能全然蔬食為口腹之累耳
世衰道微于今已極故佛氏亦謂之缺陷世界吾人當於
不如意中求其自求得若必欲事如意恐轉不如意也周

易言吉言悔吝而吉祇居一中庸言富貴貧賤等四者而
富貴祇居一于斯可見已

惲君仲升昆陵之耆舊也劉中名明曇乃所托方外諱曾
以卧龍山人集一部寄之以書見復推許極至因裁答之
節其要曰接手教灑數百言推許鄭重若以僕為可教
者竊自愧何以得此于先生兩文章一道夙昔自持者兩
言一在論語曰辭達而已一在易曰修辭立誠而已今人
作文分事理為二而扞格不通者則辭之不達也詞之不
達此非詞之罪蓋誠之不立也人必能了然于心而後能
了然于手與筆苟其胸中寔未了則雖欲振而談其

人胸中如隨雲霧如隔紗縠烏能燭照而數計哉今請先生與農人論耒耜織婦論機杼彼必不做思索不待籌量稱心而言纖悉委曲為吾輩所不若人怪其詞之達何以如是不知其胸中誠有之而素具也此可以識修詞之大槩矣至云其言頗近古雅此亦有說僕少時入學塾師督以時義不及食頃輒昏欲睡乃以左國史漢等書授之則劃然心開琅然響出若所素習者倘亦宿因之所致乎然在僕寔非所急也因先生謬許偶憶之聊述之耳若承問所以定宗子陽明先生之故則僕深有味于此而非勦說也蓋先生宗旨不明出良知良能知二字本於孟子僕

之所悟雖同旨趣稍異孟氏之良知證之良發提驗之發現之際此其流也僕則以為知本無知無知而知溯本窮幽蓋其原也惟其原故儒者弗得此無以成儒釋氏弗得此無以成釋道家弗得此無以成道蓋立于三教之上而範圍之者也夫之靡所不包而小之不遺飲食也竊以王先生之所悟亦如斯爾先生以為然而否而然僕亦願有請于先生聞先生得法于三峯而今競焉惟劉先生之是歸將三峯之學與劉先生之學無異同其間而抑所謂那邊了却這邊行履耶豈違捨三峯之學而一依于劉先生亦願先生分別教之也

儒家聖人未有偏重素食者至于文王平生子極多而
康叔冉季皆舉子老耄之年乃詩人頌之曰嗚呼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豈食色果不足以害道乎願與四海同志共
商之

舟子高奉山好酒而不事家產賃余家小舟度日自言曾
泊閩關一人來附舟擲行李暫去其聲琤然似中藏白鏹
者因于舉度之約數百金物也時風利客滿人促之速行
高故遲回久之令兒子登岸候客踰二時始至詢之果精
金三百其主人陷嘉定獄中易產以活之也此人去後客
皆笑高之愚高謝曰福薄豈敢異非望之物乎余初未信

高曰同舟某皆目擊余呼而問之果然高又曰舟近維
亭風雨忽作霹靂交下使其時攘之以行即不擊寧不怖
死噫今之托身士族號為衣冠者其行與言恐未有及高
者也曉窗偶憶因記之毋使其事之無聞

即體之時用在體即用之時體在用無動靜無內外無始
終渾然只是一物但不得動著少許耳

不忍赤子之入井不忍一牛之斃酥同一不忍也人狃于
習俗宰殺盈厨固惜物命豈所以全其不忍之心乎儒者
不能蔬食飲水姑且斷殺枯魚腊肉亦足供賓客之豆
穢物非動搖是定不是淨昔人所以譏淨定宗蓋恐其外

示澄清內含雜毒也若能隔乎不可尚復湛兮今不可
搖如虎生角不更美乎古人立言皆一期方便總破人執
心耳倘能圓若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其為要妙夫豈
勝言

秦西人相見訊問年歲輒云汝死過幾年此語最為警醒
誠思已往之年今竟何在譬之已燼之燭竟復何存也吾
今已五十八歲即活至八十歲不過二十許歲人而此二
十歲人又已衰病不堪如此歲月何足把玩人能知此則
一往爭競之心不覺頓釋

微細揣摩人刻之是未來刻之是過去無所謂現在也所
謂現在者祇此常住不滅之心亘千古如一日耳
看得破忍不過恒言却是至理所謂忍不過者于忍辱尤
難也兩日對境驗之竟未能如風吹網古人云生死上不
須用心塵埃中急須着力勉之哉

近至山中晤徐子昭法一見即曰文章氣節知不足恃比
來學道心切願先有以教之予曰先但激細揣摩取生平
習氣所籠重者灑然去之可也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自迎
刃而解耳此似應機之談實探本之論也

滯上張謝二尚書里居邑中有貧而賦大槩者告于當事
罷之其人操豚蹄尊酒造張之辭之甚峻復造謝之曰吾

非冀爾謝也然爾既辨矣汝自食則不可因受而酬以金
里中皆服張之潔而嘆謝之善恤人隱也事載仁壽全書
中因憶余少時一事頗類之黃岡萬公允康令崑與余善
執友常契楊子常家僕為里豪所困事在崑楊馳書告余
余白于萬直之後其人以鮑魚犬肉來饋余初拒之力既
而思曰此二物珍味也彼鄉人不算食將安所歸哉因留
以享客而遺之錢一千以歸年運而往已忘之矣今觸于
兩尚書事因憶之蓋老而貧賤無可稱述聊存其一以見
余陋之激尚自昔已然也

余年二十餘歲時夢鬼卒來捕余時方食肉鬼卒曰即

此罪不赦矣余曰然則請以孔子先之余相隨入獄耳鬼
卒曰何謂也余曰不見鄉黨一篇屢言食肉乎此因少年
好譎故夢中亦爾今則不復然也獨不曰孔子云飯蔬食
飲水樂亦在其中耶

日者過吾談命吾豈有他望但使老年學道魔境不侵即
第一耳所謂魔境者不獨衆苦所逼即過于佚樂亦魔也
惟蕭疎閑澹隱約得中為善耳

易之有象辭比類象物也先王象心君也閉關思不出其
位也耳目不役于外心志毋擾于中所謂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也微守微守

中峯禪師云平日所謂聞所解偽心也慳吝愛惜真情也
無常生死乃真情結集浮知偽解豈能遣哉此言深入骨
髓切勿昧之承當

夜抵虎丘月中坐千人石上山谷靚深禪燈隱現于林樾
間此最佳境也人烟雜沓笑語喧闐時失其致矣
頃閱楊貞復語錄信是體仁之學彼真能知克代怨欲不
行是難而非仁者也而人輒目之曰禪豈知楊氏者哉
杏花片、墮水中細數枝間幾無含蕊矣而天桃衝吐微
紅四時之道成功者退舉一可以例諸耳而人每以百年
為己有不亦悲乎

吾叔七空居士束般若六百卷為十卷已是奇特余更欲
以一語蔽其全帙曰汝是般若波羅密多然則云何復以
般若修般若耶

清和之月寒甚如初冬一寒一暑之間寔者衰而虛者病
矣是天道之殺人甚微而人遭之不覺也

丙子挈瓶壘入山幾盡一日激言調之曰卿如此負重而
趨他日安能撒手便行

觀繩伎演技驚心動魄正復不少細按之不逼心靜氣平
隨機消息久久馴熟耳故古人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今
人學道奈何以粗心接之耶

過友人看花酒半雷電交至踉蹌而歸衣履沾濕矣遙望
四山桃李遂落盡為之黯然人生聚散倏忽亦猶是爾
朱晦庵為初守時聞朝廷新立赦令將下亟取巨奸十八
人立斬之而赦書至噫誰謂儒者不知變通耶
偶讀小詞遣日佳處如淡月梨花在無有間耳
兩日讀易深有味于正中二字正猶精金中猶美玉
魏莊渠集中疑姚江一派知行未能合一豈諸公實有以
自取耶人能切自己反始信古人所云苦言藥也非虛語
刑人于市觀者皆有懼色噫豈知二十七年流血成川
積骨成山首即此地乎事將一世後生輩多不知此矣

就涼風于北窻下庭中雜州紅紫爛然便有林下風致何
必金谷綠野始足歡暢乎吾年來樂天知命自覺少進因
笑曰使吾居如仲蔚之蓬蒿滿徑茂之庭州不除豈遂無
會心處耶

王賓之于道小有所窺病中余問日今竟何如答曰但見
萬苦攢身耳余曰出入生死如游園觀子諸痛苦如無覺
知此定力也君以散心對之何能然庶幾乎日少有覺照
之力稍破煩惱貪^意變之障耳聞彌留之際頗近安適豈果
得力于斯語乎

即以病為安樂法此未可為不知者道也

莊子曰其作始有倫而令乎婦女婦女二字殊不解因憶
六朝時有人以女為妾而以妻為婢者時主以為律所不
載使人環射殺之婦女之說豈此謂耶噫不忍言矣聞數
年前吾邑南邨亦有此事已在官一貴人門下主之遂
不問吾聞物反常為妖此之為妖也大矣幾何而不化為
魑魅之鄉耶

乙酉之春同葉水修諸舍甫過紹興謁劉念臺先生知先
生已往雲門辭墓時將應御史大夫之召也廳事卑狹牀
坐粗設中廳設一石磨麥屑累在地其高風可想也國
變後一餓七日氣將絕其子以參湯灌之又七日而亡卓

絕之行誰及之耶頃見其遺書亦為信良知所謂智圓行
方者豈先生之謂乎頗聞語錄中稍涉淵激者皆為學人
刪去後人竟不獲觀先生之大全斯可惜耳

生平以理自持便欲以理責人此真大謬也吾雖不才學
道三十年猶時時習氣勃發彼碌碌者何知以理制心耶
近溪先生每見人有過失輒顰蹙曰怪不得常提醒此
三字則不期怒而自恕矣

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人不識此幾希則去禽獸不遠矣
堯舜精一之傳以至宋明諸儒皆教人識此幾希而善存
之也近見友人因子貢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語遂謂

此學已絕可置不問。汲以讀書博古為事，是不知誅泗
家風而耳。退居于鄭康成、孔穎達之廡下，不獨立志已矣。
而讀書愈多，怨違為長傲，歸非之助，學術所係，豈少哉。
學問祇在真偽之辨耳。真者如樹之有根，沒根發幹，沒幹
生葉，沒葉安花，沒花結實。中含核他日，復成大樹。生之
之意未嘗歇絕也。偽者如折枝為莖，剪綵為花，雖爛然盈
目，然生意斷矣。中庸曰：至誠道宗。曰：真人。佛氏曰：惟此一
事實餘二，則非真。皆此意也。

古人以三立之說，沒今思之不特立功立言近于名心，所
使即立德一言亦未免于意之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

井而飲，耕田而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立德之可言。
一種蕭颯慘刺之氣，日甚一日，此兵象也。世人碌碌，烏能
知之。惟有靜者見微知著耳。

昔賢學道，心切天神，現身讚歎曰：君心力堅猛，必破生死
此豈托言。現在一切無修無證哉。但修寔修，其無修之修，
證寔證，其證無之證耳。譬之貧子衣內之珠，本衣內當
其未得，百計追尋，及其入手，始知不從外來也。
去殺機，養神，養德，養身之切務。

大業之初，政在楊素。文中子為素所推重，而仲淹有時不
可為之歎，卒辭不就。徵古人之明子出處，去就如此人，苟

存一詭遇獲禽之心則雖縣令造門却伯倒履亦將呈身
不暇矣究之何能為益故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先賢云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此真精到語
天聰天明即三千三百九宮十二律所自生何曾別有增
益故曰禮樂之原也日用動靜俱可用力防檢惟夢寐防
檢所不及檢所不及真情所由露也故曰居處之驗也
無論宗與國政由婦人事鮮不倒置者非獨庸劣即自號
為賢明者亦不可也考之往古驗之當今天宮闈之內細
而庶民之家無不皆然
羊叔子卓識雅度三代以後人材中絕少乃其登岷山與

沒事鄒湛語輒有身名俱滅之歎抑何不達也史稱叔子
幼時遭乳母取其所弄金環乳母辭以無有乃自往鄰家
李氏桑園中探得之人乃知叔子為李氏子後身也夫浮
漚之質倏起倏滅故李氏之子可以為叔子則自李氏以
前何名何姓或人或物者且不知其幾矣奈何獨于羊氏
一生憂其身名俱滅哉人能知此則不獨富貴利達可以
幻視即鴻名美譽并可消除惟此一真之性善自護持使
隨緣赴感而不傷其湛然之本為得耳
人必自識其真心而後可能自識其真心者必能不有其
妄身者也不有妄身而後喜之不加喜怒之不加怒懼之

不加懼境之來撼者萬端我皆可以太虛視之矣不能不有其妄身則一切榮辱毀譽是非之來不能不與之敵既與之敵矣能無動乎哉

說得一尺不若行得一寸此至言也惟識法者懼耳

陳白沙先生之推僧太虛曰太虛可謂無累于萬物無累于形骸矣贈之詩曰公在吾儒公亦豪則其人蓋可想見也因此思之六合之外五經之表斷崖絕壑之中足以糠粃宇宙陶鑄豪傑者固不乏人今載之典籍指目為某者一時運會使然耳豈遂足以盡天下之士哉必有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心而後其學始真阮孝緒作

高隱傳取姓名不傳于世者為第一流蓋非無見

未悟求悟秉火投林既悟求證取火烹金激細未盡熾火銷冰非此三者何以稱大丈夫之事而非將相之所能

若能行樂即今便是身上無病心上無愁鳥聲是笙歌花先是粉黛得一刻之間即無窮之樂更何待也

學問祇理會當下或問曰能理會當下則本無生死可言但當騰、任運耳裴晉公云鷺鴨雞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奉行不更善與余應之曰理會當下不可不理會生死理會生死正所以理會當下不理會當下何知識得當下並無生死可言不理會生死何知纔涉生死即非常

下本色彼襲達人之高論而于微細流注不能深自剋救
究者所謂見却而求時夜生死到來必不得力雖云當下
寔蹉過多矣

錢虞山集載傳文恪以陽明先生無聲無臭獨知時為獨
頭無明為無量劫生死之本噫何其輕駁立言也即心即
識非一非二古人言之詳矣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知之一
字衆禍之門此一微也識者喚作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
此一微也不思善不思惡正怎麼時那個是上座本來面
目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此
一微也是在當人善取而默會之耳苟為鷲王必能擇乳

苟為易牙必辨淄繩通若在己不知善巧而惟以一切滅絕
為生死不到之處則必流為斷見外道矣蟬蟬撼大樹一
至此兩

或譜文中子子越公曰通寔慢公越公遣人問之文中子
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使公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
公何與焉頃有少年新進誼在姻戚而不見禮者或曰彼
之慢者其甚乎余曰使僕可慢則彼得矣使僕不可慢則
彼失矣得失在彼僕何為與焉斯言也與文中異音而同
旨也

何謂道曰心何謂學道曰識得此心畢竟如何究竟曰常

使此心獨注獨來無有拘係百年千妙義從此出也三教
聖人千經萬論有能出此數語乎

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心果能除則雖乞食
歌姬之院大嚼屠肆之門何所不可所謂我自調心何與
汝事也但未可為恣睢無忌憚者藉口耳

注見前輩待通家子弟極有規矩通家子弟敬事父執隅
坐隨行唯諾與己之父兄不別也身致通顯遇故人
患難出身調恤不避嫌怨至今日而不忍言矣所謂一貴
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矣嗟乎金木水火土
而土貫四行之中仁義禮智信而信貫四德之中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而朋友貫四倫之中故朋友者所以維
持此四倫而調護之者也一倫廢四倫可知矣余每見窮
交子弟執禮甚恭輒惶愧避之曰我子貴游子弟未敢然
于君輩獨爾爾

江右黃公諱端伯司李寧波時為天童弘護後得法于雪
嶠信禪師弘光改元為銓部于南京舉城迎降後公長揖
大帥責以存亡繼絕之義大帥弗善也刑之于市公被害
時作偈一首末句云問我歸何處刀山是道場噫世之談
道者如林求如公之見危授命游戲于刀鋸鼎鑊間者何
人耶

或問曰學問何以欲理會生死答曰生死者群有之都會也一切富貴利達妻子田宅恩愛怨憎至生死之際而羣有都喪矣人能于生死之際廓然蕩然則種之欣惡之物何足累心之有故理會生死是斬樹者之伐其根防川者之塞其源也

諺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此語言近而指遠人果能確然信及則學問之道思過半矣何則事既前定則既非人力所能爭一切將迎意必膠之擾之私何自而生哉即聖人樂天知命之學寧外是也

溫然粹美望之如景星慶雲者多生學道之力也若初心

向道之人必須骨氣剛烈骨氣剛烈則自能拔羣而出不為境風所搖奪

謂堯舜必有天下則傑紂幽厲不嘗有天下乎謂龍逢比干不得其死則共工飛廉非不得其死者乎外來之事本無一定我求其得正而斃而已必屑之計較于禍福利害之間將長人不肖之心

鳥棲于樹之折則鳥無所托矣魚遊于水之涸則魚無所托矣名稱利養依于身之死則名稱利養無所托矣陶公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大寶既消則種之附之而起者復何存耶昔有權相臨死向壁竄笑曰一場扯淡人能

于未死之時熟思拙淡之說則不獨名稱利養可以幻視
即所謂釜中之刀腹中之甲亦庶幾少沮耳

語道者譬之素絲嗜欲萬端起而害之如素絲之被染然
素絲既染則無復有素絲存焉矣惟道雖嗜欲疊起一旦
豁然大醒則無復有毫髮足以累我者譬之千年暗室一
燈纔入則幽陰盡喪故道為至尊至貴而無敵也

二十五圓通大士如作水觀如觀鼻端白之類皆邪見外
道也惟其自知化城不忘寶所故種三作用適足為助道
津梁蓋歸無元二道方便有多門耳然譬之行路紆迴者不
若直截之為上明心者直截根原也

雖大壞極弊之世必有一二廉能之吏慈惠之師譬之酷
烈之日有時灑以清風沍寒之月有時溫以陽和耳究亦
何關於寒暑之大數也故欲知天下之治亂先觀其紀綱
法度之廢興

王右軍之于書法平日必無一字于胸中故照臨池而點
畫波撇無不具美聖人之于道平日必無一物于胸中故
臨事而智名勇功無不咸當蓋惟無物故神全惟神全故
微妙也

有此偏心故有此偽身偏心流轉則偽身之生死隨之矣
人能返之一真之性則永無變滅何生死之可言一真之

性者應物而不轉于物者也古德云毫厘係念三塗業因
瞥爾情生萬劫羈鎖鎖可不懼哉

陰霾蔽天經旬積月忽然旭日上升宿霧消散鳥鳴花笑
萬物無不悅豫人心為物欲所蝕久在重陰之下一旦豁
然披露如寶鏡當臺如皓月麗空真所謂撥雲霧而見青
天其為慶快當復何似人奈何捨此而不為也

學道之士患難當前生毫髮求避之心是我相未盡也我
相既盡則此身直如太空曾見太空而畏霹靂閃電哉
動靜時也豈心本體或問如何是心之本體曰心則心而
已凡有言說都非寔義惟君身體而默會之可也

喚作心已是無可奈何而為之辭寔則祿是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耳目口鼻莫非心也

昔人欲登太華絕頂僧難之對曰賢特不欲至天上耳此
非虛語李廣射石沒羽其小試者也聞舊有欲殺人而閉
之空井者所閉之物上有一孔其人精思之以忽然飛出
以至三年不雨六月飛霜一言而熒惑退舍皆此理也人
能具此精誠何聖之不證

徐中山園允順帝于此北都開一角繼之使去與聖主之
子平允表至今曾仕允者不得入賀美哉三綱五常凜
有無窮之思豈非君臣咸有一德乎雖比隆三代可也懸

紂首于太白之旗似猶有慙德

古南老人舍利色皆潔白間有緋紫者其大者如菽若珠
若唾者至不可勝算也秀峰岫公云舍利之示異者有二
本出烈火所鍛而一髮橫亘一舍利中火盡而髮不傷一
異也散置舍利于水盥之內徐之即翕聚一處二異也老
人晚年見徵召四出有避跡自行之意故隱顯不常聖凡
莫測非是其何以譚庸俗而肅視聽乎岫公見贈一粒以
寄我叔七空居士今刻梅檀小塔貯之而供之家庵

容膝居雜錄卷二終

